

谢冕 杨匡汉 主编

中国新诗萃

50年代—80年代



谢冕 杨匡汉 主编

中国新诗萃

50年代—80年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责任编辑：杨匡满
封面设计：柳 泉

中国新诗萃

Zhongguo Xin Shi Cu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9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5}{16}$ 插页 2

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

书号 10019·3876

定价 3.45 元

序一：从春天到秋天

谢冕

越是遥远的历史越是好写，越是近切的历史越是难写。中国千年诗史的最近一个阶段，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欢乐与悲苦、激扬与沉寂，它是我们诗化的生活史和情感史。因此，当我们试图描写它，我们仿佛是在从事一番无情的自我解剖。但我们毕竟无计逃脱作为当代人的使命。

比起全部的中国诗歌的历史，这三十六年短暂得好似瞬间。但是忠实地、象历史家那样地描述并评价它，其对我们内心的煎熬，不啻千年之久远！也许唯其蕴蓄了历史前进和曲折的全部丰富性，我们为此付出心力才具有实际的价值。保留历史的真实性，从中淘筛出可堪流传的艺术精品，是我们的目的。

作为中国新诗发展的独立阶段，它的开始好似是小号的鸣奏。伴随着久经战争痛苦之后破云开雾的、自远而近的隆隆雷声，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一支小号引出了一部雄伟的奏鸣曲。但成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时代的标志的，依然是作为引子的小号。它的高亢、嘹亮，传达了以战争和建设的凯歌为基调的充满自信和乐观的音响。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整整五十年代，我们的诗中就响彻了这种充满天真和透明的单纯感的声音。诗情如同解放了的天空那般晴朗，没有阴翳，也未曾虑及前进途中会有曲折坎坷。

诗歌迎接了新生活，再现了创造和建设新生活的情感。我们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生活和时代的音响，这是小号或者以小号为主导的音响。它奠定了人民共和国诗歌的基调。随后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把它尊为当前时代的风格基调。久之，这自然地成为衡量作品风格的准绳。

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全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改造。但渐渐地诗歌艺术也在一场暴风般的改造运动中受到了冲击。除了革命的原则之外别无原则，受到革命认可的艺术只能是革命的艺术。这当然意味着艺术受到政治的支配所必然产生的一体化的功效。

我们的最大成功是找到了新时代统一的诗歌原则和个性。但我们最不成功之处可能也在这里。以基本一致的艺术风尚构成的共性的艺术，在很长的时间内被说明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对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艺术的战胜。人们愈是坚信他们的追求的合理性，艺术为此付出的代价愈是沉重。这当然是一种醒悟，这种醒悟不可能发生在当时，而只能是现在。

对于诗歌的改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左联时代的左翼诗歌运动，四十年代后有进一步的强调。从那些时候起，诗歌楔入社会和人生，诗歌要对改造社会有用，实际上已成为进步诗歌的唯一追求。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个战争紧接着另一个战争。正如处于严重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少有的良好的心境欣赏风月一般，诗歌在战乱频仍之中，摒弃轻松愉悦而注重实际，是一种自然的趋向。正是在此种背景下，诗歌的写实趋向便受到空前的强调。诗歌不断得到面向社会现实的鼓励，并把那种切近时事的实践视为诗歌实行现实主义原则的体现。

随后又有诗歌为政治服务的提倡。这种提倡在更普遍的场

合被理解为自觉、主动、及时地配合形形色色的“运动”“斗争”。诗歌与政治(正常的与变态的)的关系变得无可复加的紧密和直接。这可从建国以来直至今日的某些诗歌中得到说明。大部分诗歌留下了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印记。活跃而多变的社会改造运动,使为之配合的诗歌大体只能在一个时期具有实际的社会作用,其艺术的和美学的价值大部随着时光的消失而无可保留。

当政治学对于诗学的渗透力过于强大,它们的结合事实上无法表现为完美状态。当艺术批评的标准中规定政治标准为第一性的观念是不可怀疑之时,对于艺术的美学价值的维护事实上也难以做到。过分地以社会价值的估量来替代艺术价值的取向,必然导致诗歌艺术的退化。大量的诗歌都把非艺术的因素当作主要的因素,以至于在浩如沙海的当代诗作中,我们只能淘金般地寻觅那些诗美的闪光。我们在当代最有影响的诗人郭沫若的那些数量早已超越《女神》的全部诗作中,终于发现了恢复女神时代风采的《郊原的青草》时所产生的难以扼制的欣喜,足以证明非艺术对于艺术的侵蚀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危害。

然而,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谴责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无法超越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我们只能在一个历史时代过去之后对它进行评价,肯定或者否定,或者又肯定又否定。也许我们仍然可以骄傲,自有新诗以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如同我们生活过的这一时期,诗歌保留了这么丰富的可供后人认识的具象的社会素材。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贡献。

一种自然的趋向是,随着政治运动的成为过去,作为它的附庸的诗歌也就失去意义。自然淘汰体现了艺术因素对非艺术因素的无情仲裁。能够经受住这一淘汰法则的艺术;无疑是具有

生命力的艺术。这种淘汰非常冷酷，它不给任何有名望的诗人留点情面。最近人们经常说：诗就是诗。这话包含着诗只能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的意思，它当然也不包含着诗必须脱离政治或别的什么的意思。有纯粹的诗，也有并不纯粹的诗。相对地远离社会和政治而富有审美趣味的诗是存在的。紧紧地以现实生活运行的节律为诗的节律而获得了价值的诗也是存在的。最没有意义是那些缺乏诗美的对于另一存在的单纯依附的诗。

我们很难改变，事实上也不必要去改变当代人的诗歌的价值观念。在中国，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观念是一种超稳定性的存在。进入人民共和国阶段，传统的价值观进行了革命性的更新。诗歌要对革命的宣传有用则一度取代了诗歌的全部意义。符合革命利益的功利目的，成为超越诗歌审美价值的力量。政治的价值吸引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诗歌创造活动留给艺术的空间极其有限。久而久之，艺术的切磋遂成为难以与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加以区分的忌讳，追求诗的美学价值成为并非理直气壮的欲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的弱化乃至部分地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而片面追求与社会生活的同步，实际上造成了与现实太过切近的尾随。从思想内容的平庸化到为六十年代后期那种变态的社会生活唱颂歌，某个阶段诗歌的流于“假、大、空”乃是一种必然。

艺术表现力的凝滞状态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后果。艺术的探索和创新受到明显的冷落。在很长时间内，相当数量的诗歌满足于现成政治术语的罗列堆积，以及对于生活现象的平面的和单向的图解。人的复杂存在不再受到注意，人的情感的多样与丰富，在简单化的理论那里失去了它的色彩和魅力。在此种背景下，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情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统一化的规

范。没有人作出规定，但对于欢乐昂扬之外的一切正常情绪的认可，事实上都存在着风险。此种风习，至今尚未泯绝。我们的审美标准似乎只剩下“高昂”，甚至时至今日，人们还不得不花费精力为那些从被生活的震撼造成的内心裂缝里流涌的虽属“低沉”、但却真挚的诗篇辩护与抗争。艺术的模式化必然导致欣赏的模式化。为了纠正欣赏的惰性，恐怕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在中国，诗歌和艺术的发展与挫折，最大限度地受制于政治的势态；同样，诗歌和艺术的变革与开放，也无不以同一因素的影响而决定它们的命运。中国新诗在五十年代的创作高潮，决定于全国解放局面的到临，胜利和光明，给了诗歌一个新生的灵魂，它迅速地创造了一个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诗的世界。一批青年诗人成为了共和国最有希望的歌者。六十年代中叶以后产生的诗歌畸形与变态，其原因已为公众所普遍承认：一个动乱的现实造成了诗歌的衰落。这当然已成了历史。如今我们只能从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中，辨认它那扭曲的形骸。

中国新诗的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展阶段。它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诗歌——这种诗歌的情感内涵是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它传达出对新生活充满欣喜、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在大多数场合是以宣扬革命激情为目的的政治诗。共和国诗歌的实质是对新生活的歌颂，可以认为，它创造了一个完整的颂歌时代。当代诗歌天宇上出现了属于自己时代的共和国的星群。共和国诗人的贡献有着前人不可替代的价值。

诗歌艺术当然也得到不可替代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充足和完善产生了它的另一方向的结果，这便是由自满自足状态而造成的一定程度的封闭。封闭性的诗歌结构产生停滞。这一状态

的改变,始于中国现代诗歌的盛大节日、被称为诗的复活节的丙辰清明的抗议和祭奠;到了一九七八年末,出现了使中国充满活力的新的政治因素。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开始的诗歌变革的先兆,因此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而迅速地开启了变革的闸门。为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也由于国事清明的鼓舞,导致了包括所谓“朦胧诗”在内的新诗的全面复兴,并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我们把这称作新诗潮。

新诗潮提供给当代诗歌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这一诗潮最基本的特征是它的开放性。它首先要求结束中国诗歌与世隔绝的自我封闭状态。诗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它自然要求对于人类进步诗歌的加入。于是,和世界现代优秀诗歌的同向发展便成为一种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诗歌的全面更新就是不可规避的。

新的诗歌潮流根本改变了当代诗歌曾经有过的单一的价值观念。诗歌承担了满足人对于精神世界多方面占领的渴望。单一的再现实际生活的样子不再是它的唯一的和基本的功能。人的内心世界受到关注。人们确认,这一内心世界若是与外部可感的世界相通,它可以成为一个袖珍的社会,并拥有和外在世界同样的广阔和丰富。在表现人们的感情世界时,诗以鲜活的语言和排斥了平面和单一的复合建构,表现它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多层次多侧面的折射与投影。

自有新诗历史以来由多种流派、多种风格构成的全部艺术经验,受到不怀偏见的重视;从五四开始的外国诗歌与中国新诗的特殊联系,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内的断断续续、时亲时疏的阶段以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中国悠久的古典诗歌对于中国新诗的既有血缘、又潜存对立因素的关系,在新的时代里获得了重新评

价的机会。中国古典诗歌永久的艺术魅力使最新一代的诗创造者为之着迷，并把对于传统的态度这一命题重新提了出来。人们主要不是从它那业已趋于极致的完美形式寻求创作模式，也并非要从它那已成为历史的内容中寻求对于现代生活的启示。人们最感兴味的是古代诗人对于自然和人生充满东方理性的审视与呈现，以及它对语言的无与伦比的精美驾驭。觉察到它的存在和价值以及取其神髓的重新溶解，而不是如同往常那样要么全盘否定要么生硬地仿造。

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说，中国新诗已进入全面的自我更新的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的中国当代诗歌，以充满欢乐意识的早春的歌唱开始了它的新生命。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新的情感在诗中组成一幅幅乐观明朗的春天画卷。这是共和国诗歌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春天的开始。以后，或是寒春、或是酷夏、或是霜冻、或是淫雨，诗歌一路在艰难与矛盾中奋斗着前进。这一切是损害，但更是磨砺。生命在磨砺中成熟。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当代诗歌的发展已满三十六年，这在一个人正是成熟的中年期。共和国新诗与我们的共和国一样迎接着自己的早秋。在它的早秋的年轮上刻写了鲜明的字样：诗在走向成熟。

用了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的时问，我们赢得了这样一个有可能望见收获的前景，这毕竟令我们欣慰。现在，包括深刻的挫折在内的我们几代诗人的辛勤劳作，正把新诗导向一个新的彼岸。前面出现了新的目标，它需要我们更为无畏的争取。我们要到达的那个彼岸，是以自己独特的创造推动和丰富世界诗歌的发展。当然，这仍然不是业已实现的目标，但我们相信这也绝非梦境。

一九八五年立春日，北京。

序二：诗美的积淀与选择

杨匡汉

当代诗史从昨天走到今天，如前所述，并非是唱着进行曲沿十里长街笔直地走过来的。它所经历的曲折与裂变，它所传递的情绪与经验，使一切爱诗的人们渐渐获得了深沉的灵魂和思索的目光。如果说，柏拉图曾断言诗人将从他的共和国里被驱逐出去，那么，多少岁月过去了，今天，在这里，在人民共和国的心脏，我们和成千上万的读者要肯定这样一个事实：柏拉图已经远去，而诗人却留了下来。中国当代新诗，为我们这一代留下了春的欢欣和秋的丰盛。

留下来主要靠历史，靠时间的检验。但毕竟也得依赖诗人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

我们感谢历史。我们感谢诗坛上众多的星辰，通过发散诗意之光而得以彼此交流和对话。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家们，在那一阵萧瑟的风给诗歌界带来少许沉寂的时候，为了诗的荣光，把编选一部当代诗歌选本的任务交给我们。

我们面对的是浩似烟海的诗作。我们看到的是明暗交织的光辉。眼前是潮流越过潮流，波浪接着波浪，泡沫随着泡沫。我们的责任是从于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中行进的歌哭声里，去

辨认和发掘一个个深渊。

我们都有本职工作需要忙碌，编选只能在业余进行。由于各自的囿域和有限的目光，这样的情状是不可避免的：有时面对同一阵风，听到的是不同的音响；有时面对同一棵树，欣赏的是不同的绿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真诚、愉快和通力合作。吸引我们的是诗歌的力量。

当紫竹院的草坪刚刚吐绿，我们在一起象散步者那样一面走路，一面勾画模糊的蓝图。不久，在蔚秀园的商洽、探讨、包括有益的论辩中，我们又多次推翻原有的构想，使图画始致清晰。直到盛夏时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审稿工作的间隙，我们再次修订了编辑方案，把这一选本的总体构思确定了下来。自然，更繁重的工作是阅读作品，是从“第一手”的劳作中取得选择权和发言权。从春天到秋天，我们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重新看了近五百种诗集和开国以来的主要诗歌刊物，提出了总计三百多篇供选的初目。待到又一个冬天伴着早来的春意而降临，我们豁出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有时通宵达旦地工作，终于交出了这份浸透了一点心血、却永远无法满意的答卷。

作为编者，自然首先在诗与非诗之间实行选择。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有不少作品并非没有诗的内容和形式，但它们由于没有成就对审美情感的塑造，因之无法纳入读者的接受美学的范畴，也难以在中国当代诗歌审美理想的座标上确立位置。

这就要求我们以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目光去进行严格的艺术选择。这也是艺术积淀的法则所赋予每一个编选者的职责。我们自然也就请来“诗美”作为我们的法官。

我们希望容纳如下因素的诗美的魔力在这个选本中真正起到作用，并且把反响板上的琴弦切实地拉紧：

——诗人不能向永恒的春天逃避。当代诗歌的庄严使命是歌唱我们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风云。这意味着，诗是以最诚实的目光投向现实的一种激情，更是用崇高的审美意识对于生活的个性化的观照。它必然要弃置“直说”和“切近”，放射出空灵的诗美之光。

——诗存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的东西中，存在于我们正在寻求的事物里，存在于我们探索与憧憬的地方。诗美的实质是一种精神的向往，由此而在人的心灵的燧石中激发出闪光的火花。越是把诗美运用到真实的血液和灵肉里，越能显出诗之禀能的深刻与高超。

——诗的本身就是开阔和自由。这里有两个空间：宇宙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诗人的幸福是对这二度空间的高度体验和自由发展。也只有在开阔、自由的空间进行创造性思维，诗人的一切才智与情思才能全面地发展起来。

——诗是抒写心灵的艺术，是表现情感与经验的艺术。它在文字之少和内涵之大这两者之间造成中间地带，既融汇有生活正在跃动的激流，也留出了可供读者想象的天地。题旨的单调浅薄和仅作外在的张扬是诗之不幸。只要在确实存在而又健康向上的思情范围内，那么，内容的多义性、结构的开放性、情绪的朦胧性，无疑可以指向诗意的丰富性和高容量。

——诗人之忌是长久地在语言的恒温层中逗留。陈陈相因和停滞不前是诗歌之敌。尽管诗人总是不由自主地同诗歌史上的种种变迁联系着，但不断的创新是他生命的轮子。在诗美面前摆着一面对于人的常新的精神需求十分敏感的镜子，照出那

些有新奇的艺术发现的篇章光彩闪耀，而另一些“正确的废话”黯然失色。

——由于可以入诗的东西象橡树一样纷繁，也由于审美心理结构复杂的方程式中不同比例的配合和组织，作为物化成形的诗美晶体，自有诸多的形状与色泽。不同的风格、派别、形式的诗作会给你以不同的美感，只要它是作为审美理想的传达，只要它由时代、人生的内容转化为艺术。没有必要去为哪一类作品争高低，每一颗闪耀的星星都应该受到珍爱。愈是多一种星辰，艺术就愈增添一种美。

我们都不是造因者。但我们愿意和你——亲爱的读者一同上路，一起打开诗美的视野。在这视野中，让多年来关于诗的争论得以消溶，而把真正的好诗留作自己跋涉的伴侣。

我们必须对有成就的诗人和产生过影响的诗作持特殊的尊重和宽容。但诗歌在行进中留下的不是过去的论证，而是真实的足迹。在业经挥发与沉淀的今天，更需要深切的反思和自我的解剖。这样，任何一个当代诗歌选本的编者，首先应是严格、无情的诗意裁判者。

对于某些粗制滥造、却又几度冒充是“为人民”而创作的篇什，我们的态度显然不能是尊重的。我们不能允许缪斯的真情被居高临下的口号与术语挤走。我们不能容忍诗美戴上癫狂的面具。我们不能赞同创作被贗造取代。我们不能默认纯属个人的迷梦成为自欺欺人的东西。我们也不能不弃置将技巧的作用上升到压倒目的之程度的随心所欲。既然诗如惠特曼所说的注定要“同强大的海浪溶为一体”，那么，如果不是感应着生活脉搏的动人歌唱，诗还有什么生命？

为了使名篇佳作尽可能的不被遗漏，为了取浓缩的手段让人们望见三十六年诗坛灿烂的星空，也为了审察诗美行进的艰难足迹，我们经历过追踪诗人诗作时的困惑，感触过寻觅诗美闪光时的甘苦，也享受过重新发现珍品时的欢愉。按照上述的审美原则，有的作者堪称多产诗人，但不一定非得多选，甚至没有入选；有的作者虽然鲜有作品，甚至迄今尚属未名诗人，但因为在作品中建立了独特的美感形式，我们慨然予以包容；而对有些作者的作品之所以取此舍彼，也是出于力图排除非诗美的东西对于艺术的损害的考虑。

不消说，这样的编选只能是“一家之言”。港澳地区和台湾省的当代诗，有憾于一时来不及作系统审视而未能选入，也只得“蓄芳待来年”了。在选家蜂起、群贤毕至的今日，我们寄希望的是多种选本的互补与共荣。因为我们深信，读者拥有最权威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目光。

在这个当代新诗选本里，我们总共选入一百多家计二百余首作品。除了少许有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篇幅较长的作品外，主要是短的抒情诗。它们的作者包括着老、中、青几代诗人，还有兄弟民族的歌者。这些作品，将通过温馨的春风越过时空的界限，去寻找分散在天南地北的人们，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情感的交流。这些作品，还将如同一条看不见然而拧不断的纽带，去联系地球上其它角落一切它所了解的以及想了解它的人们。我们并不奢望世界上抱有不同信仰的人们都接受这种选择，但希望我们的积淀与选择被他们所理解。因为从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去看，诗毕竟也是一种理解，是面对现实微笑，是越过障碍注视将来。这一点，不能不说也是人类文明和进步所

需要的。

正象最杰出的园丁之不可能使秋天的树叶在春天的树枝上发绿一样，过去年代的诗歌虽留下了不朽的丰碑，我们可以复活以往的激情，却不可重复昔日的创造。这是一个初步的总结，更是一种新格局的开始。这条诗美的长河肯定会因新泉的源源加入而更加充满活力，同样，这样的选本也将在不断的选择中得到修正、充实、丰富与完美。这也是我们对当代诗歌发展的一种神往。

一九八五年二月，北京龙潭湖。

目 录

- 序一：从春天到秋天 谢冕（1）
序二：诗美的积淀与选择 杨匡汉（1）

第一卷 五十年代

- 艾 青** 礁石（3）
维也纳（4）
在智利的海岬上（6）
白 桦 马蹄声（14）
蔡其矫 南曲（一）（16）
雾中汉水（17）
川江号子（18）
杜运燮 解冻（20）
傅 仇 告别林场（22）
冯 至 韩波砍柴（25）
高 缨 等待（29）
公 木 难老泉（32）
公 刘 西盟的早晨（33）
运杨柳的骆驼（34）
上海夜歌（一）（35）
郭沫若 郊原的青草（36）